

減租前後的新疆農村

新疆人民出版社

減租前後的新疆農村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迪化

書號：8—002

減租前後的新疆農村

編輯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迪化勝利路一八四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新疆分店

（迪化勝利路二二〇號）

印刷者：新疆日報社印刷工廠

（迪化阿合買提江路）

1—3,000（迪） 1952年12月初版
定價（乙）7,600元

前 言

在這本書裏，共彙集了二十四篇短文，絕大部分是各地作者在減租反霸運動當中寫成的。刊行的目的，是爲了對減租反霸前後的新縣鄉村，作一點簡略的介紹。

一九四九年九月新縣解放後，三年來隨着一系列社會改革運動的完成，在全縣農村裏業已造成了極其廣闊而深刻的具有歷史性的變化：封建保甲制度與苛捐雜稅廢除了，農奴制度與無償勞役取消了，高額地租與勒欠工資沒有了，……貧苦農民得到了減租退租的利益與鬥爭果實，生產增加了，負擔減輕了，從而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條件與生活狀況。往日被奴役的農民今天已成了農村的主人，往日稱王稱霸的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威風被打垮了，在經濟上也被削弱了。當然隨着今冬明春土改運動的勝利開展，將要促使這一變化更加的廣闊，更加的深刻。三年來，農村裏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從勝利走向勝利，而且一個比一個更輝煌。千百年來農民的苦難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歡樂的新生的氣象。這一具有歷史性的偉大功業的成就，好像黑夜的消逝是由於太陽出來一樣，每個人的心裏都明白：這是由於共產黨、人民政府、和我們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是由於駐新人民解放軍無私的幫助；也是由於各族人民親密團結奮鬥的結果。

昨天和今天，舊農村和新農村，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它們之間苦難與歡樂、黑暗與光明的對照，是再明顯不過了。將農民昨天的苦難和今天的歡樂，深刻而真實的記述下來，是非常必要的。因爲這將是一種十分有益的教育，教育人民痛恨過去，更珍惜更勇敢地來保衛今天已有的勝利成果，並爲更多更大的勝利而努力。可是這裏我們

必須指出：我們的文化工作是遠遠落在實際運動的後邊的。今天農村裏勝利的成象像一座燦爛的花園，而記錄在這本書裏的却僅只是一花一葉，對於往日農民無邊的苦難，同樣也僅只記述了一鱗半爪。這便需要我們的文化工作者在土改運動中要加倍努力，希望在土改運動以後，能夠產生出一本比較完善的東西。雖然如此，我們仍決定將這本書刊印出來，希望對新疆農村情況生疏的同志們作參考，並希望對目前業已展開的土改運動能有一點幫助。

編者

一九五二年九月

目錄

(一)

于闐農民的血淚·····	蕭 渡	一
血淚樹·····	格爾夏	三
惡霸地主牙合甫的發家·····	羅立韻	七
解放了的農奴·····	羅立韻	二四
一個農民的遭遇·····	蕭 無	二六
我的控訴·····	艾吾汗	三三
『農官莊』變成了『解放村』·····	李書印	三九
(二)		
天下農民是一家·····	楊振鐸	四〇
翻身農民迎接一九五二年的生產·····	羅立韻	四七

阿不都拉生產互助組的模範事蹟…………… 吾

勞動模範庫特洛克加帕爾…………… 吾

各族農民學習解放軍先進耕作方法…………… 吳

團結在毛主席的旗幟下…………… 李德祥 歐陽進修 五

飛躍進步中的民族幹部…………… 羅立韻 六

人民武裝——托克遜的民兵…………… 安俊川 六

農村掀起了學習文化的熱潮…………… 羅立韻 七

維吾爾族人民歌唱毛主席…………… 羅立韻 七

伊犁專區的面貌改觀了…………… 攸木 九

三年間…………… 谷苞 八

(三)

駐新疆的解放軍在生產戰綫上的勝利…………… 胡中 一〇〇

『紅星』的光輝照耀哈密…………… 楊楷 權寬浮 一〇七

戰鬥在蘇興灘…………… 雷霆 東紅兵 一〇七

拖拉機開動了!…………… 周彥林 二一四

頭屯河畔的日日夜夜…………… 王玉胡 二一九

…………… 高光強 二二四

于闐農民的血淚

蕭渡

——記封建土地制度下于闐喀喇溝農民的悲慘生活

第一眼看到的景物

從策勒縣城出發沿着公路往東走，穿過一百多里長的戈壁灘，就到了于闐縣境的喀喇溝。這是一個座落在一片遼闊的大戈壁中間，像大海裏的孤島一樣的農村。

走進喀喇溝，處處給人一種荒涼感覺。一眼望去，看不到頭的稀疏的樹林周圍，幾乎全是長滿葦草和紅柳的沙灘。在那稀疏的樹林中間，夾着小塊小塊的黃色沙質土地，縱橫躺着幾條乾涸的水渠。整個村子的房屋，看來全是爛糟糟的，用紅柳條編的牆壁，連泥土也沒有糊，從壁縫裏可以把屋子裏一切都看的清清楚楚。老遠看去，這些房屋簡直像是些雞籠，但它們實際上並不是雞籠，而是這個農村的創造者和主人——農戶們的住宅。這情景，不禁使一個初來的人異常吃驚：「多麼窮困的農村啊！」很顯然，在這裏地主階級又一次毫不掩飾地給自己罪惡的封建剝削制度，繪出了一幅真實的圖畫。

喀喇溝的滄桑史

和南疆其他各地農村一樣，喀喇溝農村，早年也是一片渺無人跡的戈壁荒灘。喀喇溝的歷史，就是農民辛勤開墾土地並從土地的主人變成奴隸的血淚史。

喀喇溝農村，分爲小喀喇溝與大喀喇溝兩部分。小喀喇溝本來是一片草灘，這裏的農民曾經是以畜牧爲主，兼種少部分土地的。後來因爲水源不斷增加，農民紛紛挖渠、栽樹，開荒種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於是草灘面積縮小，耕地面積增加，荒涼的草灘面貌逐漸改變了。而它完全變成農村，到現在才不過五十年左右。

大喀喇溝也只有六十四年歷史，原先完全是一片戈壁紅柳灘。以後滿清反動專制政府強迫于闐、策勒兩縣移來八百戶農民在這裏開荒。在農民辛勤的開拓下，一塊塊的戈壁荒灘，才變成了可耕的良田。農民們也曾經幻想過：要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在這裏建立一個美麗的家園。而他們沒有想到，當他們幻想開始的時候，災難也就開始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魔爪，已經緊跟着他們的脚步，又伸到了這塊被開墾着的處女地。大地主買賣托合提伯克的祖父哈四木，就是帶來災難的第一人。當時哈四木在于闐『縣政府』當翻譯，農民剛把土地開出來，他就藉勢強迫從農民手裏分走了十畝地。

從這以後，地主像『蝗蟲』一樣從四面八方撲來，佈滿了大小喀喇溝，開始了野蠻的掠奪。特別是經過匪首伊明和馬匪虎山那兩次大規模的變亂後，農民大量的土地，迅速集中到了地主的手裏。光買賣托合提伯克的父親才來提尼牙孜伯克一人，就在他父親哈四木強佔農民的十畝土地的基礎上，發展到佔有二千六百多畝土地。到了買賣托合提自己手裏，他一家的土地，竟達到佔大喀喇溝第一村全村土地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同樣三鄉三村佔全村人口百分之九十四的農民，經過地主的掠奪，也僅僅剩下佔全村土地總數百分之十四。四的土地。甚至像小喀喇溝萊蘇

村的一百七十九戶人，就有一百二十戶農民完全變成了農奴式的佃戶，已經沒有一寸土、一間房、一滴水或一棵樹是屬於他們的了！全村百分之七十四以上的土地，全部為十家地主所有。

地主的土地怎樣來的

究竟地主是怎樣從農民手裏積累起了大量土地的呢？

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事實吧。

地主肉孜伯克，因為看中了農民買賣托合大拉克的十五畝好地，竟蠻蠻的強要把一匹壞馬高價賣給這個農民換他的地。這個農民既沒有錢買馬，也不需要買馬，當然更不肯拿土地換這樣一匹馬。所以他拒絕了地主。可是這一來，地主惱羞成怒，就把他抓去吊起來毒打，直到打的這個農民終於答應把十五畝地換他的馬才罷休。還有個中農庫完吾吉有九畝地，是他自己辛辛開荒開出來的。地主肉孜伯克為要達到霸佔這九畝地的目的，就威嚇他，說要派他到且末戈壁中去修公路，同時平白地捏造事實，誣賴他「偷」了他四十秤子（每秤子二十市斤）包谷。庫完吾吉做夢也沒想到有橫禍飛來，當然不能承認這種誣陷，也不肯去修公路。地主一聽，咆哮了。當即指揮狗腿子把他捆起來要往縣裏送。吓的庫完吾吉全家嚎哭求情，最後還是答應了地主的無理要求，把全家唯一的生活來源——九畝地送給了地主。二鄉西俄村有一個農民有十畝地，被地主哈思木米拉甫橫蠻的霸佔去了，這個農民全家為那十畝地，把眼睛都哭瞎了。自己也氣的發了癲，每天在村子裏悽慘的唱着：「哈思木還我的地來！哈思木還我的地來！」

霸佔，這就是喀喇溝地主積累土地的常用手段之一。不過上面所舉的這些地主，要和那所謂「戈壁王」一類的地主比較起來，也還只能算是些「小角色」。就拿大地主才來提尼牙孜伯克來說吧。

地主刁來提尼牙致掠奪農民的土地，曾經使用了好幾種手段。在匪首伊敏叛亂的時候，他當「鄉長」，就開始大肆掠奪農民的土地，給農民加派糧款，出不起的就用土地抵交。如農民庫完夏拉的五十畝地，便是這樣被他奪去，頂了一點差款。地主把地搶去了，反過來仍然租給這個農民種。於是這個農民就從土地的主人變成了地主的農奴。一九三三年馬匪虎山盤踞和蘭的時候，刁來提尼牙致當于蘭的「縣長」，權勢更大了，於是他又抓去了大批的青年農民，在喀喇溝給他開荒。七、八年時間，共開出了近千畝的土地。有三十個農民整整給他開了三年。開荒時連吃的也不給。地開完了，這些農民就被他送給馬匪兵營去當了兵。有個農民托合大被他抓走以後，他便無恥的威嚇托合大的老父，要把僅有的二十五畝地送給他「贖人」。托合大的父親沒有想到地主奸詐狠毒的鬼計，忍痛把地送給了，可是他兒子却一直沒見放回來。這個誠實的老農民絕望之餘，最後竟至悲憤自殺了！

又如像大地主艾買托合提（解放前已潛逃印度）本是和蘭的大地主，但他的血腥的封建魔爪，竟伸到了幾百里以外的喀喇溝！從匪首伊敏叛亂他在洛浦當「縣長」時候起，先後幾年功夫，竟搶奪了小喀喇溝萊蘇村農民一千五百多畝土地。一九三六年，他又和另一個地主阿里木汗強迫十八家農奴佃戶在距喀喇溝二十多里的宗塔里地方，開了一個新的農村。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土地掠奪，這時已經從小塊小塊的吞併，發展到對整個農村的霸佔了！

農民的血汗養肥了地主

封建地主階級利用和仗仗反動政權勢力盡力的掠奪、吞併了農民的大量土地，一切罪惡的、野蠻的封建剝削，就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

在萊蘇村，農民曾經傷心的傳誦着這樣一首歌子：

艾克木夏麼，是個佃戶，

艾孜木夏麼，也是佃戶。

壓榨萊蘇人民最深的

就是那十家地主！

可以看出失去土地的農民是多麼的悲痛，對封建地主階級又是懷着多麼深的仇恨！

但是在以往苦難、恐怖的日子裏，失去土地的農民，除了夥種地主的土地，忍受着殘酷的壓榨剝削，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有個農民叫帕沙爾，是靠織大布維生的。他沒有租種地主的的地，但他仍然逃不出地主的壓榨。有一次，地主達吾提要派他出差事，他說：「我沒種你的地，我不出！」可是，地主發笑了。地主警告他：「對，你沒種我的地，可是你忘記了，你全家人喝了我的水，你的牲口吃了我的草，你燒了我戈壁灘上的柴……你說，你不出？」

的確，在地主階級的眼睛裏，農村中一切都是他們的，甚至連農民自己也是屬於他們的。在過去反動政權的庇護下，他們就是農村中的統治者，而統治農民的武器，就是土地。

喀喇溝的地主利用土地剝削農民，最普遍的辦法是所謂「夥種」。但這是怎樣的「夥種」呢？

地主把好壞的土地夥種給農民，春耕時地主出種子。租額一般是地主得全部收成的三分之一，佃戶得三分之二。有時農民只能得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如農民沙力阿洪夥種地主二十五畝地，收麥子六十秤子，包谷三十秤子。名義是「平分」，但依地主的「制度」，平分後，地主在佃戶應得部分內，要扣回種子、田賦、水利、管家、烏受爾等各種糧款，這樣扣除後，沙力阿洪實際上只得糧食十九秤子。這一年的生產果實就將近有五分之四被地主拿走了！

夥種的租額剝削量雖然已足夠驚人，但它還只是夥種剝削內容的一部分，更驚人的是隨夥種土地而來的各種無償勞役的剝削。

首先是代耕地。每家夥種佃戶，都必須無代價給地主代耕一部分不出租的土地。地主這部分剝削收入，是遠較夥種的租子收入要多得多的。因為這部分土地，是地主留下的最好的地。水，不消說是能按時充分澆够的，耕種時間也是及時的。無論翻地、下種、澆水，佃戶總是要先給地主把代耕地裏的活做完了才能做夥種地裏的活。夥種地根本就不能按時耕作，甚至有的地主還把水賣了不給佃戶澆水，以致夥種地的產量受到了嚴重的歉收，一般都低於常年產量一倍、二倍，甚至收成只够種子，有的連種子也不够。

除了無償代耕地，夥種佃戶全家人還要無代價給地主家做各種勞役。一般是每家佃戶每年要給地主割兩個月草，打兩個月柴，還有挖渠、蓋房子、修水磨、送糧以及各種臨時性的支差。萊蘇村的地主並要佃戶家庭的婦女每人要紡一個月綫。大喀喇溝地主買賈托合大伯克規定每家佃戶要給他打一千五百斤柴火，割五百斤葦草，紡若干斤綫。地主衣馬利汗和阿衣汗巧拉克竟還規定了所謂「請安制度」，佃戶在每天清早就要到地主家的大門兩旁等候地主起床出來，分配當天的無償勞役工作。誰要是不去「請安」，地主就要奪地，或不分給夥種地的糧食。一年中，佃戶全家有十個月時間都是給地主幹活，只有兩個月時間是自己的，而這兩個月還要包括耕作夥種地的時間在內！

高租額、無償代耕地和各種勞役，就是夥種剝削形式的主要內容。

至於死租、高利貸和其他租佃剝削形式在這裏雖不很普遍，但地主在這方面同樣給農民安排了一條死路。

農民却拉克尼牙孜租地主肉孜伯克七十畝地，講定租期四年，租子共三百七十種子包谷。但因地是壞地，地主又把水抽賣了不給他澆够水，每年每畝地收成甚至還不到一種子糧。四年中，七十畝地一共才收二百種子糧食，全部都給了地主還不够交租。怎麼辦呢？於是被迫給地主當長工頂租。從此，一根奴隸的鎖鏈牢牢扣住了他的脖子，再也無法掙脫出來。

再如像佃戶于送拜，只因爲欠下地主阿衣汗却拉克四十兩銀子（折合六十種麻籽）還不起，地主就把寫好的一張「賣身契」逼他捺了手印。上面寫着：「甘願將阿衣汗却拉克永遠下苦，苦死了與主人無關，絕不控告。」同

樣，還有個農民日吉甫，在吉甫，在一九三三年欠地主喀思木米拉甫十兩天罷，地主就逼他賣給當終身的奴隸，也強迫他立了一張「賣身契」，契約上，契約上寫的是：「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什麼事情，主人叫做就做，無年限的給主人忠實勞動。」

儘管封建剝削的野蠻殘酷的野蠻殘酷是這樣駭人聽聞，但那些「無立錐之地」的農民，還不能不抹乾眼淚，找到地主家的門上去，要求租給他們一畝他們一畝半畝的土地。租地，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啊！

首先，農民要準備一隻準備一隻羊，用自己也捨不得吃的糧食把羊喂得肥肥的，然後牽着肥羊去到地主的面前，要求給一點地種。經過地主的管家盤問：「你的糞土，砍土鋤等等的有沒有？家裏多少人？幾個勞動力？」把這些問清楚了，等到農民回答說：「一切都『一切都準備好了。』」這才答應給幾畝地夥種。到夏收秋收時，這個農民又要準備好肥羊，送給地主，請地主到場收租，聽收租，聽候地主分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糧食。如果給了地主後沒有剩餘下的，用地主的話來說那就是「活該」！有的農民只好把希望寄託在明年，有的農民向地主哀求，結果是地主把他趕走，奪地轉租，又吃另一個農民送來的肥羊的肥羊。

喀喇溝的廣大農民，正農民，正是像那些「賣身契」上面所寫的那樣，被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用無休止的勞動，用血汗和眼淚來養肥着封建地主封建地主！

地主的明搶的明搶、暗偷、敲詐、勒索

喀喇溝的地主除了通過除了通過霸佔土地、高額地租、無償代耕地、高利貸、強迫無償勞役這幾種主要手段來榨取農民血汗而外，卑鄙無恥的明搶地的明搶、暗偷、敲詐和勒索農民財物，也是習以為常的事情。

在西俄村，農民經常發生丟牛丟馬失驢的事情，後來發現丟失的牲口都在戈壁灘上地主喀思木的牧羣裏。替他

放牲口的長工說：「這都是喀思木偷來的。」有一次，喀思木逼着長工司馬驕的女人去把她父親的羊偷來了，她父親來尋問時，無恥到極點的地主喀思木竟厚起臉皮說：「這是司馬驕送我的！」由於他是全區的「總水利」，誰也不敢惹他，農民敢怒而不敢言。他並規定，農民無論有什麼事找他，都必須先「洗臉」「送禮」。同時還經常無故把農民抓去吊打，公開勒索糧食財物，不給就不放。每當他抓人，農民就知道他又要東西了，每個人都要趕快作準備。地主們還常常把借給農民的砍土鋤、牲畜或其他農具趁農民不注意時，就偷了回去，然後強迫農民賠償。農民也只好忍氣吞聲。

大地主刁來提尼牙孜以抓兵、攤派、認賴、不給水等為藉口來敲詐，勒索農民的糧食、牲畜、傢具更是不計其數。農民艾山保拉告訴記者：刁來提尼牙孜當「區長」時他當「村長」，單在第二村由他經手代收的攤派勒索農民的東西，每年總有幾十隻羊，幾百種子糧食。據很不完全的統計，他勒索農民的碗和壺就有一千多個，毡子有五百來條。提起這些事，喀喇溝的農民沒有一個不憤恨的。

地主就是這樣殘害農民

在反動政權和封建土地制度雙重壓迫下，喀喇溝農民所遭受的悲慘命運，是令人難以想像的！農民的生命財產根本沒有絲毫的保障。

喀喇溝的地主家裏，大部分都非法私設腳鐐、三棱棍、鉄繩、皮鞭等各種刑具，隨意拘押、吊打以致殺死農民。甚至如大地主賈買托合提伯克和那滿的家裏，還有步槍、手槍、彈藥、長矛、大刀等殺人兇器。在大喀喇溝的二十九戶地主裏面，就有二十六戶地主當過匪首伊敏和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區長、鄉長、保長、水利，憑着這種反動政治、經濟勢力，共打死了八十一條人命！其中有的是地主的長工、佃戶，有的是一般農民。地主喀思木打殺農

民，搶了農民的財物，有時還放火連房子也燒掉。現在還有十戶農民被喀思木燒了房子，害的家破人亡，住在戈壁灘上的鞏子地裏。

在舊社會裏這些封建地主的威風真厲害！地主們就連自己的家門前也是不准農民隨便通過。地主那滿，是一個視殺人爲兒戲的兇惡匪徒。他爲了強迫農民開渠，打死了農民胡大拜地七十歲的老父。在修澇壩時，推下水去淹死了佃戶賈買提肉孜。還用鐵扒打死了土的哈熱提的哥哥。他親手害死的不下十條人命。他強迫農民做各種無償勞役，無論他的長工、佃戶，無論女人、小孩，只要在工作中的稍遲一點，或被他認爲不滿意，就要被拳打、腳踢、上腳鐐、關禁閉、吊打，甚至綁在馬尾巴上拖死！一鄉二村農民玉蘇甫的哥哥就是這樣慘死的。有一次，佃戶于魯斯給他蓋房子，他不給吃的。于魯斯因爲肚子餓了，回家取了一個饅頭吃，來遲了一點，當場被那滿一頓棍棒，打的暈了過去。然後還在心窩上狠狠踢了一腳。于魯斯吐了幾口血，回去不久就死了！

給地主那滿富了二十年佃戶的農民烏斯曼，已經記不清被地主毒打有多少回？曾經有一次他替地主澆水，因爲一人照顧不過來，水漫過渠頭，回去後就被地主壓槓子。叫四個人拿兩根槓子夾住他的腿狠命的壓，一面壓一面用皮鞭遍身抽打。打完了，還給他戴上一付大腳鐐，強迫去做工。還有個農民土合的可衣其，是給那滿當長工的，二年中就戴過六次腳鐐，打罵更是經常不斷。有一年冬天，地主那滿叫他給燒水洗澡，但水燒好拿去，地主却罵他把水燒的太熱了，立刻剝光了他身上的棉衣，把他拖到門外雪地裏，用澇壩裏的冰水，從頭上直淋下去，這個農民差一點沒被凍死！還被釘上腳鐐，關了六天……。

這些善良的農民，究竟犯了什麼罪？是他們侵犯了別人任何一點利益嗎？是他們剝削過別人任何一個銅板嗎？不！他們是世界上最乾淨的人！然而他們却是最受苦受難的人。

農民們的窮困

幾十年以來，喀喇溝的廣大農民受着反動統治者和封建地主階級互相勾結的殘酷壓榨，經歷了千災百難，真的連骨髓都被吸乾了！農民們說：『我們過去是把木塊當枕頭，把土當被子的呵！』這雖然僅僅是兩句話，但它不知包含了多少農民的血和淚？

這裏的農民由於失去了土地，因而也就失去了土地上的一切。他們住的房屋雖然也是自己修蓋的，但因它是在地主的土地上，所以也是屬於地主的。一般都是些用紅柳條編成的四面透風的低矮的茅棚，狹小而且破爛。在當初農民搭蓋這些房子的時候，由於誰也不知道自己在這家或那家地主的土地上能住幾天，說不定在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隨時都有被地主趕走的可能，房屋對於他們，只不過是一個臨時的棲息處，因此誰也不願在它上面多花工夫，大多數連泥土也不能多糊一點。

不少農民的家裏，除了一兩條破毯子，其他幾乎就再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有的連破毯子也沒有。一件褂子，起碼都已穿了五、六年以上，其破爛是可以想見的。這樣一件褂子，穿也是它，晚上蓋還是它！

大部分農民家裏都沒有鍋，沒有灶，也沒有饅頭。糧食不夠吃，一般農民爲了能够填飽肚皮，只好摻食着青菁、沙棗、桑子和杏子。

如果有人要問：『這樣還是人的生活嗎？』那我可以肯定的、負責地告訴他：的確還有不少人是過着這樣的生括。我所知道的，在這裏成千的農民就是過着這樣的生活，而且已經過了幾十年！